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歷代詩話卷五十一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煊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檢討臣饒慶捷

謄錄監生臣王環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詩話卷五十一

歸安吳景旭撰

庚集中之下

唐詩

夜半鐘

張繼楓橋夜泊詩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歐公言句則佳也其如三更不是撞鐘時石林詩話曰

公蓋未嘗至吳中今吳中寺實夜半打鐘也范元實詩
眼曰南史齊武帝景陽樓有三更五更鐘丘仲孚讀書
以中宵鐘為限阮景仲為吳興守禁半夜鐘今佛宮一
夜鳴鈴俗謂之定夜鐘不知唐人所謂夜半鐘者景陽
三更鐘耶今之定夜鐘耶然於義皆無害文忠偶不考
耳

吳旦生曰直方詩話引于鵠之遙聽緱山半夜鐘白
樂天之半夜鐘聲後野客叢書引王建之未卧嘗聞

半夜鐘許渾之月照千山半夜鐘復齋漫錄引皇甫冉之夜半隔山鐘溫庭筠之無復松牕半夜鐘陳羽之隔水悠揚午夜鐘以為唐人多用此語也余觀唐詩紀事云此地有夜半鐘謂之無常鐘繼志其異耳中吳紀聞云詩詒嘗辨姑蘇寺鐘多鳴於半夜竊以其說為未盡姑蘇鐘惟承天寺至夜半則鳴其他皆五更鐘也此最核實可信宋孫覲作楓橋修造記引此詩為證又留題寒山寺云烏啼月落橋邊寺歌枕

遙聞半夜鐘蓋信其非浪吟也

鄆侯

野客叢書曰鄆有二地名屬南陽者音贊屬沛郡者音
嵯按茂陵書曰蕭何國在南陽則是蕭何封贊明矣而
沛有泗水亭班固銘曰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
就封於鄆悞以為沛地之嵯矣楊巨源詩請問漢家功
第一麒麟閣上識鄆侯姚合詩鄆侯宅過謙賈島詩往
歲鄆侯鎮諸家皆承此謬劉晏歲輸至天子曰卿朕鄆

侯也唐書釋文鄴南陽縣名則肝切此正得之

吳旦生曰說文鄆沛國縣从邑盧

虎切同

昨何切長箋

云當必以虎而名寓戒也蓋蕭何封鄆侯當從此鄆
字人代紀要云蕭何受封於鄆則史傳作鄴相似之
訛師古遂謂南陽之鄴耳觀鄧禹封鄴侯正取其
在南陽則何從帝起沛封邑必近沛也李白寄譙郡元
參軍詩鄆才何切臺之北又離羣唐書地理志亳州譙
郡有鄆縣則非南陽屬縣愈明矣楊雄十八侯銘文

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於鄜字從鄜與何
叶諸唐詩直寫作鄜侯音義自當矣余所定唐律類
裁中載楊巨源一詩直寫此鄜字

楊升菴云蕭何封於鄼其後因以為姓而鄼訛為咎
不意升菴悞至此

魚橋

李紳江南暮春寄家詩魚口橋逢雪送梅

吳旦生曰元郝天挺注魚橋在蘇州子城西琴高於

此乘鯉魚上昇余謂此非琴高事也按蘇之子城西
有乘魚橋者北宋吳子英得赤鯉謂子英曰我迎汝
汝上我背遂飛去蘇人高啟詩誰知有飛仙赤脚踏
神鯉波驚風蕭蕭渡海秋萬里蓋指子英也紳詩亦
當指此因考列仙傳琴高趙人以鼓琴為宋康王舍
人浮游冀州二百餘年後辭入碭水中取龍子與弟
子期曰齊潔候於水傍設祠屋果乘赤鯉來出祠中
復入水去又名勝志琴高山在徑縣模山之北琴高

漢人也有隱雨岩是其控鯉上升之所岩下有釣臺
臺下水即琴溪也據此則琴高在幙山碭水間何與

蘇州事

界

徐凝廬山瀑布詩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
吳旦生曰樂天刺杭州時徐凝與張祜各希首薦試
詩賦訖解送凝為元祐次之祜自舉金山詩凝亦舉
瀑布二語遂擅場後東坡遊廬山見廬山記中云徐

凝李白之詩不覺失笑因作一絕云帝遣銀河一派
垂古來惟有謫仙詞飛流濺沫知多少不為徐凝洗
惡詩蓋非之也然觀天台山賦赤城霞起以建標瀑
布飛流而界道則是凝所云界破其亦有所本矣曹
松詩廬山瀑布三千仞畫破青霄始落斜其意亦同
劉兼征婦怨云玉筍闌干界粉腮則又脫胎於瀑布
耶

張祜

太真外傳曰天寶九載上舊置五王帳長枕大被與兄弟共處其間妃子竊寧王紫玉笛吹故張祜詩梨花靜院無人見閒把寧王玉笛吹

吳旦生曰清河張祜字承吉

詩藪云刻本祜作祐覽者莫辨緣承吉字祐祐

俱通耳偶閱雜說張子小字冬瓜或譏之答云冬瓜合出瓠子則張之名祜審矣雲溪友議云朱沖嘲祜詩冬瓜堰下逢張祜牛矢灘邊說我能以祜時為堰官也二說皆未當按堯山堂外紀云張有二子詩椿兒遠樹春園裏桂子尋花夜月中以詩上牢盆使出其子授漕渠小職得冬瓜堰或曰賢郎不宜作等職張曰冬瓜合出祜子金華子雜說云祜死子求濟於裴弘慶署之冬瓜堰官裴曰祜子守冬瓜已過分

矣

張為作主客圖以白樂天為廣大教化主而以祜
為入室即白公欸頭之謔亦一時欽籍語杜牧之詩
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蓋指白公也要
其宮體小詩諫諷怨謔與六義相左右未可以雕蟲
小巧目之爾洪容齋稱其正月十五夜燈云千門開
鎖萬燈明正月中旬動帝京三百內人連袖舞一時
天上著詞聲上已樂云猩猩血染繫頭標天上齊聲
舉畫橈却是內人爭意切六宮紅袖一時招春鶯囀

云興慶池南柳未開太真先把一枝梅內人已唱春
鶯嚙花下傚傚軟舞來又有大酺樂邠王小管李謨
笛寧哥來邠娘羯鼓退宮人耍娘歌悖拏兒舞阿鵲
湯雨霖鈴香囊子等詩皆可補天寶遺事絃之樂府
也

容齋二筆云明皇兄弟五王兄申王撫以開元十二
年寧王憲邠王守禮以二十九年弟岐王範以十四
年薛王業以二十二年薨至天寶時已無存者楊太

眞以三載方入宮而元稹連昌宮詞云百官隊仗避
岐薛楊氏諸姨車闕風李商隱詩云夜半宴歸宮漏
永薛王沈醉壽王醒皆失之也野客叢書云楊妃以
二十四年入宮號太眞是時申岐薛三王雖已死而
寧邠二王尚存是以張祜目擊其事繫之樂章有曰
日映宮城霧半開太眞簾捲畏人猜黃番綽指向西
樹不信寧王迴馬來又曰虢國潛行韓國隨宜春小
院映花枝金輿遠幸無人見偷把邠王小管吹蓋紀

其實也容齋認楊妃為天寶三載方入宮所以有是失不知天寶初太真進冊貴妃非入宮時也余據勉夫之言可令容齋折角但寧邠以二十九年薨既載之唐史而外傳乃言天寶九載以竊笛事譴放出宮則何也集中謂虢國竊邠王笛而外傳謂楊妃竊寧王笛又不同若論薛王沈醉壽王醒之句不特薛王確而壽王亦確按唐明皇時孫遜集中有壽王瑁妃楊氏廢為道士制可見太真果壽王妃也

亥市

張祜詩野橋經亥市山路至申州

吳旦生曰青箱雜記荆吳俗有寅申巳亥日集於市故謂亥市蜀有疫市間日一集如疫瘧之發其俗又以冷熱發歇為市喻徐筠水志云分寧縣本常州亥市也西蜀曰疫如瘧疾間日復作也江南人惡以疾稱故止曰亥耳豫章漫抄云南中每以丑卯酉日為市故曰兔場牛場雞場豈用亥日為市故謂之亥余

按月令廣義云亥音皆釋名亥核也收藏百物核取其好惡真僞也市之以亥或取此義當從亥日為正張文昌詩江村亥日長為市白樂天詩亥日沙頭始賣魚黃山谷詩魚收亥日妻到市

除目

鶴林玉露曰古詩云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予謂人患道心不存耳道心果存豈看除目所能損哉彼慕膾鯁餌之念洗滌未淨往往身寄山林而心存朝市跡履

泉石而意繫軒冕視山林泉石反若籠檻桎梏宜其看
除目而心為之損也特所損者人心耳豈道心哉伊川
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曲肱飲水樂在其中矣萬
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朱文公云艮其背是止於止行
其庭是止於動不獲其身是無與於己不見其人是亦
不見人無人無己但見是此道理各止其所也止而至
於如此其誰能動之昔有僧居深山中山鬼百計害之
僧不為動久乃寂然僧曰山鬼之伎倆有盡老僧之不

卷五十一
聞不見無盡此即所謂不獲其身不見其人者也心安如是又豈除目所能損也

吳旦生曰此二語姚合詩也宰相崇曾孫登元和進士第調武功主簿世號姚武功終秘書監又稱姚監嘗取王維等二十六人詩百篇為涵元集曰此詩中射鵬手也觀其送張宗原詩東門送客道春色如死灰自是冥心入道之言又武功縣閒居詩縣去京城遠為官與隱齊馬隨山鹿放雞雜野禽棲尚何除目

得入其胸次哉

海錄碎事云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夢溪筆談云除拜官職謂除其舊籍不然也除猶易也以新易舊曰除如新舊歲之交謂之歲除易除戎器戒不虞以新易弊所以備不虞也堦謂之除者自下而上亦更易之義

五粒

李長吉五粒小松歌云新香幾粒洪崖飯姚令威曰五

粒未詳

吳旦生曰本草圖經五粒松粒當讀為鬣音之訛也
言每五粒為一華或有三鬣七鬣者名山記云松有
兩鬣三鬣五鬣者言如馬鬣形癸辛雜識云凡松葉
皆雙股故世以為松釵獨枯松每穗三鬣而高麗所
產每穗乃五粒今謂華山松是也
五代史鄭遨聞華山有五粒松松脂
入地千年化為藥去三尸因徙居華山求之
韋應物詩碧澗蒼松五粒稀
陸龜蒙詩霜外空聞五粒風李商隱詩松暄翠粒新

劉夢得詩翠粒照晴露元好問詩土中松粒龍爪脫

銅人

紺素雜記曰魏明帝青龍五年三月改為景初元年是歲徙長安銅人重不可致而李賀謂青龍九年八月蓋明帝改元景初至三年而崩則無青龍九年明矣野客叢書曰據今賀集云青龍元年紺素誤認元年為九年耳

吳旦生曰若書元年宜系以景初不當仍青龍矣按

魏略云明帝景初元年徙長安鐘簾駱駝銅人承露盤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於霸城大發卒鑄作銅人

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徒門外柳子厚所謂翁仲遺

墟草樹平也

吾衍云墓前石人通謂之翁仲按歷代小志文翁姓文名黨字仲翁漢景帝時

為蜀郡太守即此人也陳眉公云文翁字漢書不載而吾衍亦未及檢證蓋墓前石羊名神羊石馬名駸馬翁仲身長二丈三尺氣質端勇少為縣吏為都郵所管嘆曰人當如是耶遂入學究書史始皇并天下使翁仲將兵守臨洮秦人以為瑞翁仲死遂鑄銅為像置之咸陽宮司馬門外見之者猶以為生故古之墓間皆用之至於秦金人銘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以為郡縣正法律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身長

五丈足六尺以為祥鑄金人象之其重二十四萬觔
生阿房宮前當漢而徙之未央宮王莽嘗鑄其膚又
其後董卓以其九鑄錢而石虎以其三置鄴宮苻堅
取之後置長安以其二為泉其一適至陝而堅亂民
以其勞苦患之
乃排陷河中

吳正子箋云按徙銅仙事陳壽正史不載特附註魏
略云明帝景初元年徙長安銅人重不可致留霸城
又引漢晉春秋云帝徙銅盤盤折聲聞數十里金人
或泣因留霸城其年月與長吉所載不合故細素雜
記駁之曰青龍五年改為景初是歲徙銅人而長吉

云青龍誤矣然予按三輔黃圖則景初所徙者始皇
銷鋒鐸所鑄之金人故黃圖歷載始皇所造之因及
董卓銷毀之事而復曰尚餘二人未毀明帝欲徙之
洛陽清明門至霸城重不可致其留霸城之說與魏
略及漢晉春秋所載皆合特二書不以為秦皇銅人
耳觀漢晉春秋金人之語則知非銅仙矣由是言之
長吉所序亦未可非安知漢武銅仙不果徙於青龍
元年耶又按長安記云仙掌大七圍魏文帝徙銅盤

盤折聲聞數十里今魏略等書乃言明帝是則可疑
漢書建章宮有神明臺三輔皇圖云神明臺上有承
露盤銅仙舒掌捧盤及玉杯以承雲表之露和玉屑
服之以求仙道甘泉宮通天臺上亦有銅仙承露盤

四雨

漁隱叢話曰桃花亂落如紅雨梨花一枝春帶雨小院
深沈杏花雨梅子黃時日日雨皆古今詩詞之警句也
予嘗欲作一草亭四面各植花一色榜曰四雨豈不佳

哉

吳旦生曰捫蝨新語梨花一枝春帶雨句雖佳不免有脂粉氣不似朱簾暮捲西山雨多少豪傑因謂樂天句似茉莉花王勃句似含笑花李長吉桃花亂落如紅雨似薝蔔花而王荊公以為總不如院落深沈杏花雨乃似閣提花野客叢書云前輩謂深院無人杏花雨之句極佳此非四雨之數當作去聲呼僕觀此句正祖南唐潘佑之意佑有詩曰誰家舊宅春無

主深院簾垂杏花雨然佑句作上聲非去聲也其下
曰香飛綠鎖人未歸巢燕承塵燕無語豈語字亦當
作去聲耶花間集亦曰紅窻寂寂無人語黯澹梨花
雨

休齋云荆公以院落深沈杏花雨為佳子謂杏花雨
固佳然而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澹澹風却於
風月上寫出柳絮梨花尤有精神嘗欲轉移兩句作
溶溶院落梨花雨澹澹池塘柳絮風此老杜紅稻啄

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格也

踏哮虎

李長吉秦宮詩紫繡麻霞踏哮虎

吳旦生曰吳正子注踏虎則麻霞必履舄屬說文鞋跟曰鞞又云履跟後貼音同鞞今作此霞恐或訛踏哮虎羽獵賦所謂屨班首者是也班首虎頭也言其勇耳余觀古今注云古履絢繡皆畫五色至漢有伏虎頭始以布鞞縹上脫下加以錦為飾因按草曰扉

麻曰屨凡布皆可謂之麻則所云紫繡乃繡於麻上也漢之伏虎頭亦猶東晉之鳳頭履西晉之伏鳩頭履子蓋一時之制也所云踏哮虎正指漢時鞋上之飾以形容其服御驕侈耳不以勇言

魚須

李長吉詩公主遣東魚鬚笏

吳旦生曰禮記玉藻之載笏有云大夫以魚須文竹鄭注謂文飾也陸氏音義謂以魚須飾文竹之邊須

音斑據此則笏以竹為質而刻畫為魚斑之文以飾之也今長吉悞以須作鬚音訓全乖矣按司馬相如賦靡魚須之撓旃此則魚須為旃却不音斑高季迪樂府云前揚豹尾竿左靡魚須旃蓋用此也如徐師川詩頗知鶴脰緣詩瘦早棄魚須伴我閒元楊奐草堂詩魚須分浪細虎跡印沙圓王弼州詩家有魚鬚丞相笏囊餘雞舌侍臣香亦作魚鬚用矣惟楊廉夫樂府其咏司空圖墜笏事云重來手擲魚須竹鴛隼

班中脫麋鹿獨不失禮經本意

禮記笏天子以球玉為之挺然而方其首示無所屈
於天下諸侯以象前詘後直圓其首屈於天子也大
夫以魚斑飾竹士竹本前詘後詘又示無所不屈焉
釋名笏忽也君有教命及所啟白則書其上儻忽忘
也車服襍事云昔荆軻逐秦王其後謁者持匕首以
儻不虞從此侍宦執刀劒漢高祖偃武修文始制以
手板代焉

蟲

西溪叢語曰李賀詩攢蟲鏤古柳劉禹錫詩秋蟲鏤宮樹此二句皆善

吳旦生曰二語工刻正同不可謂注蟲魚非磊落矣
王氏談錄舊嘗得句云槐杪青蟲縋夕陽因思昔人
似未曾道後閱杜詩有云青蟲懸就日尤歎其才思
無所不周也雪浪齋日記云少游詩甚麗如青蟲相
對吐秋絲之句是也

若木

李賀苦畫短詩云天東有若木下置銜燭龍

吳旦生曰離騷析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注
云若木在西極謝莊月賦擅扶光於東沼嗣若木於
西冥五臣注云扶光日出處若木日沒處淮南子云
若木在建木西燭龍在鴈門北蔽於委羽之山不見
日故以日照之其神人面龍身而赤色山海經云西
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其暝乃晦其視

乃明視燭九陰是謂燭龍詩含神霧云天不足西北
無陰陽消息故有龍銜火精以照天門中者也張說
賦云南窮火鼠之譯北盡燭龍之會據此則若木在
西燭龍在北長吉言天東憤憤

臺城

李長吉詩臺城應教人

吳旦生曰吳正子注晉成帝七年作新宮輿地圖云
即臺城也在今上元縣東北五里周八里容齋隨筆

云晉宋間謂朝廷禁省為臺故稱禁城為臺城官軍為臺軍卿士為臺官法令為臺格今人於他處指言建康為臺城非也

秦法諸王公稱教言教示於人也蔡邕獨斷云諸侯之言曰教任昉文章緣起云漢王尊為京兆尹出教告屬縣則教之文起此魏晉以來人臣於文字間有屬和於天子曰應詔於太子曰應令於諸王曰應教

賈島

帝京景物略曰房山縣南十里巽然而土埠者詩人賈
島墓也榛蕪不可識弘治中御史盧某訪得於石樓村
讀仆斷碑有據乃植碑闢地三畝大學士西涯李公別
樹一碑記焉按島字浪仙范陽人僧名無本初祝髮法
善寺一曰雲蓋寺在瀛州城南今蕪沒無一椽夜或聞
鈴鐸梵唄音焉島之入東都時吟落葉滿長安句卒求
一聯未得因突京尹劉栖楚被繫一夕釋又一日苦吟
驢上指畫錯然遇韓京兆愈不覺衝至第三節左右擁

至尹前具云某方得句僧推月下門欲易敲字未安引
手作推敲勢耳尹立馬良久曰作敲字遂教島為文舉
進士然舉輒不第文宗時得除長江簿卒年五十六島
常以歲除取一年詩祭以酒脯曰勞吾精神以是補之
島至老無子李洞慕其詩範銅事之常誦賈島佛今房
山有石庵曰賈島庵景州西南五十里有賈島村一曰
賈島峪蓋詩人丘里名島為多身後名島為久

吳旦生曰此麻城劉同人之紀房山縣賈島墓也同

人稱島至老無子姚合哭島詩亦云有名傳後世無
子過今生及觀唐釋可止哭島云官卑誤子孫又曹
松弔島云稚子哭勝猿則何說也即島之哭孟郊詩
云寡妻無子息破宅帶林泉乃唐史謂鄭餘慶廩郊
之妻子意郊歿後子鄴郢之子而島亦有螟蛉耶

鼠璞云緇素雜記及禹錫嘉話載賈島事一謂累舉
不第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簿一謂島為僧居法乾
寺宣宗微行於案上取詩卷覽之島攘臂奪去帝慚

惡遂除島長江簿唐宋遺史所載畧同程錡有奪卷
忤宣宗之句能改齋漫錄云浪仙主長江簿有題長
江詩云歸吏封宵鑰行蛇入古桐桐在縣廳前大觀
中縣令胡同老惡其枯枿砍去

李洞過島舊地詩境搜松雪仙人島吟歇林泉主簿
廳又賈島墓詩位卑終蜀土詩絕占唐朝蓋傷之矣
目島為詩祖至於範銅禮之此亦金鑄少伯絲繡平
原意也王維愛孟浩然吟哦風度繪為圖以翫之潘

閨咏潮著名好事者以輕綃寫其容謂之潘閨咏潮
圖還道今人有此舉動不

得句

臨漢詩話曰賈島詩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其自注
云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卧故山秋
不知此二句有何難道至於三年始成而一吟下淚也
吳旦生曰詩人得句取其精力所結獨地至到自味
自甜未許旁人染鼎若向此處推勘工拙便減却興

會矣江隣幾雜志云一僧賦中秋詩此夜一輪滿至
來秋方得下句云清光何處無喜躍半夜起撞寺鐘
城人盡驚李先主擒而訊之具道其事得釋蓋幸在
南唐嘉斯標舉若遇高頭巾且道何必一年方對

中州

集黃子端中秋詩明月幾時有
清光何處無全用此僧下句

獻當事

金陵語錄曰聖俞嘗言賈島詩竹籠拾山果瓦瓶擔石
泉姚合詩馬隨山鹿放雞逐野禽棲雖是山邑荒僻官

况蕭條不如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為工

吳旦生曰翰府名談以雨後有人耕綠野月明無犬吠花村見令之教化仁愛民樂於耕耨且無盜賊之警士子投獻當事此為佳句余謂終不若縣古一聯寓情狀物妙於不經人道處字字穩貼至於方諤詩琴彈永日得古意印鑠經秋生蘚痕則印上豈是生蘚處以其守廣乃云鱣去溪潭韓吏部珠還合浦孟嘗君則珠還乃後漢孟嘗豈可混稱孟嘗君此皆失

於詳審矣

風涼

癸辛新集曰唐文宗詩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柳公權續以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東坡惜其有美而無箴故為續之云一為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此施清陰分四方蓋柳句正所以諷也薰風之來惟殿閣穆清高爽之地始知其涼而征夫耕叟方奔馳作勞低垂喘汗於黃塵赤日之中雖有此風安知所為涼哉此與

宋玉對楚王曰此謂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者
同意

吳旦生曰時五學士屬和帝獨諷公權兩句辭清意
足不可多得令公權題於壁上字方圓五寸帝視之
嘆曰鍾王復生無以加矣陳輔之詩話云舊唐史公
權應制聯句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然當廣殿高
閣南風之來不止微涼而已新史易曰殿桷生餘涼
蓋屈桷叢桷受風勁快此兩字有功於修詞也

藝苑唯黃云東坡端午帖子皇帝閣云微涼生殿閣
習習滿皇都試問吾民愠南風為解無原其意蓋欲
聖君推南風之德以及於黎庶也謂公權有美而無
箴因續四句其作端午帖子詩用此意也陳輔之謂
有易殿桷生餘涼予謂此語無甚意義今世所傳只
有公權舊語故東坡詩微涼生殿閣又云獨咏微涼
殿閣風不聞有殿桷餘涼之說

六出

章孝標春雪詩六出花飛處處飄

出音綴

吳旦生曰太平廣記六出公謂雪也宋書正月朔雨雪太宰義恭衣有六出奏以為瑞朱晦翁謂地六為水之成數雪者水結為花故六出立春後則五出矣又史繩祖當桂詩四出花中異自注云土之生物其成數五故草木花皆五出惟桂乃月中之木居西方地四乃西方金之生數故花四出而金色且開於秋云又蘇東坡雪詩簷蔔無香散六花注云簷蔔梔子

花也與雪花皆六出按冬至陰極陽生梅桃李杏花
皆五出夏至陽極陰生威靈仙鹿葱射干淨瓶梔子
花皆六出

祥符間海陵人王綸有女年十四自稱燕華君一日
作雪詩何似月娥欺不在亂飄瑞葉到人間父問瑞
葉何出女曰天上有瑞木花開六出

砌臺

張仲素詩騁望臨香閣登高下砌臺

吳旦生曰砌臺即今擦擦臺也王侯家作此以為臨觀之景清異錄所云金陵士大夫家飯可打擦擦臺是也王審琦都尉家其子曰承裕幼時其父戲補砌臺使白樂天詩何處風光最可憐妓堂階下砌臺前楊汝士詩拋却弓刀上砌臺陸放翁詩水殿西頭起砌臺

半日閒

徐興公曰李涉游鶴林寺云終日昏昏醉夢間忽聞春

盡強登山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曾子固
續云昔人春盡強登山只肯逢僧半日閒何似一尊乘
興去醉中騎馬月中還

吳旦生曰談藪東坡一日訪佛印於竹寺印款之坡
因誦涉竹院二句印曰學士閒得半日老僧忙了半日
相與發一大笑竹坡老人詩話云有數貴人遇休沐
携歌舞宴僧舍者酒酣誦涉此二句僧聞而笑之貴
人問師何笑僧曰尊官得半日閒老僧却忙了三日

謂一日供帳一日燕集一日掃除也余以涉本愛竹
因登山而作此句極韻事也佛印猶是雅謔至作三
日勞碌乃以僧舍為郵亭貴人俗甚然亦僧自取耳
杜牧入文公寺有僧擁褐獨坐問杜姓字旁人以累
捷誇之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因題曰家在城南杜
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
意味長若此僧目無貴人何忙之有

畫壁

李德裕詩畫壁看飛鶴

吳旦生曰注謂唐翰苑粉壁畫海中曲龍山憲宗臨幸中使懼而塗之是後皆畫松鶴此李詩所云也然按秘閣廊壁薛稷畫鶴故鄭谷詩因看薛稷鶴共起五湖心集賢注記云集賢院北壁畫叢竹雙鶴則是禁壁畫鶴又不止李所云矣至於省中舊稱粉署者粉畫省也畫斷云畢宏大厯二年為給事中畫松石於左省廳壁黃山谷云唐省中皆青壁畫雪然此不



始於唐也按漢官典職云省中皆粉壁畫古烈士列女東觀記云靈帝詔蔡邕畫赤泉侯五代將相於省沈約宋志云郎官奏事明光殿殿以胡粉畫古列賢烈士則知省中畫壁有自矣

白絹

雲麓漫抄曰古結繩而治二帝以來始有簡冊以竹為之而書以漆或用板以鉛畫之故有刀筆鉛槧之說秦漢末用縑帛如勝廣書帛內魚腹高祖書帛射城上至

中世漸用紙趙后傳所謂赫蹏者注云薄小紙然其實亦縑帛蔡倫傳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重不便於人倫乃用木膚麻皮等則古之紙即縑帛字蓋從糸云故今人呼書曰策子取簡冊之義又曰第幾卷言用縑素也江南行簡處州作槧版而髣髴古制盧仝詩首云諫議送書至白絹斜封三道印豈唐人又曾用絹封者耶

吳旦生曰劉向校讐天祿閣先書竹其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楊雄謂天下上計者吾當把三寸弱毫四

尺油素以開其異蔡邕非流紈豐素不妄下筆按逸
雅素朴素也已織則供用不復加巧飾也又物不加
飾皆自謂之素此色然也則知盧仝白絹猶言素也
飲馬長城窟行云中有尺素書注尺素絹也怨歌行
云新置齊紈素劉履補注引荀悅漢紀云齊國獻紈
素絹則是絹即素也

周禮注云素紗者今之白縛也縛音絹今作絹字佛
典多羅樹葉書凡有二百四十縛蓋借為卷字也則

古字之借用多矣

象外

魏菊莊曰比物以意而不指言一物謂之象外句如無可詩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是以落葉比雨聲也又云微陽下喬木遠燒入秋山是以微陽比遠燒也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而不言其名

吳旦生曰唐人琢句本自有法一經識者拈出或意言之外別具靈鋒或比偶之間獨存音節余不厭詳

載之以見古今人手眼也魏鶴山謂詩家有影對如
陳后山詩輝輝垂重露點點綴流螢是以上句對下
句郭彥深謂借景顯題如杜審言詩日照虹霓似天
清風雨聞是上句色下句聲瀑布水也

金聖歎云唐人三四多作側卸最是手好而老杜為
尤得其法如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為正冠老
去詩篇渾漫興春來花鳥莫深愁常怪偏裨終日侍
不知旌節幾年回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

看郡人入夜爭餘瀝稚子尋源獨不聞楚妃堂上色
殊衆海鶴階前鳴向人我已無家尋弟妹君今何處
訪庭闈石出倒聽楓葉下櫓搖背指菊花開竹葉於
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遷轉五州防禦使起居
八座太夫人負鹽出井此溪女打鼓發船何郡郎悵
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不為困窮寧有此
祇緣恐懼轉須親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
兵乘舟取醉非難事下峽消愁定幾巡花筵不曾緣

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此時對客遙相憶送客逢春
可自由昔去為愁亂兵入今來已恐隣人非但使閭
閻還揖讓敢論松竹久荒蕪安得仙人九節杖挂倒
玉女洗頭盆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且
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苦遭白髮不相放
羞見黃花無數新更為後會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別
筵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豈有文章驚
海內謾勞車馬駐江干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

銷客愁其他如纔是寢園春薦後非關御苑鳥銜殘
只言啼鳥堪求侶無那春風欲送行到來函谷愁中
月歸去蟠溪夢裏山鴻鴈不堪愁裏聽雲山況是客
中過越人自貢珊瑚樹漢使何勞獬豸冠葉縣已泥
丹竈畢瀛洲當伴赤松歸寒雨送歸千里外春風沉
醉百花前江客不堪頻北望塞鴻何事又南飛漁父
置辭相借問郎官能賦許依投世事茫茫難自料春
愁黯黯獨成眠真僧出世心無事靜夜名香手自焚

能令瀑水清人境直取流鶯送客盃青鏡流年看髮
變白雲芳草與心違已被秋風教憶鱸更聞寒雨勸
飛觴正當秋風渡遼水那值遠道傷離情慙驚風燭
難辭世便是蓮花不染身丹闕未承雙鳳詔開門空
對楚人家不見山中人半載依然松下屋三間夜半
聽雞梳白髮天明走馬入紅塵京邑舊游勞夢想歷
陽秋色正澄鮮豈似滿朝承雨露共看傳賜出青冥
欲為聖朝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組紉常在佳人

手刀尺空勞寒女心知愛魯連歸海上可令王翦在
頻陽楚山遠色獨歸去灞水空流相送回更無新燕
來巢屋大有閒人去看花由來碧落銀河畔可要金
風玉露時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臨風不滿旗玉璽
不緣歸日角錦帆應自到天涯徒令上將揮神筆終
見降王走傳車空庭苔蘚饒霜露時夢西山老病僧
迎憂急鼓疎鐘斷分隔休燈滅燭時巧囀豈能無本
意良辰未必有佳期自欲放懷猶未得不知經世又

何如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何人更結
王孫襪此客空彈貢禹冠兩見梨花歸不得每逢寒
食一潸然千年事往人何在半夜月明潮自來一自
仙娥歸碧落幾年春雨洗紅蘭行人自笑不歸去瘦
馬獨吟真可哀正穿詰曲崎嶇路更聽鉤輅格磔聲
題詩朝憶復暮憶見月上弦還下弦居士祇今開梵
處先生舊是草玄堂高窓曲檻仙侯府折葦荒芹白
鳥家故山歲晚不歸去高塔天晴獨自登曹公尚不

能容物黃祖何因反愛才聖主尚嫌蕃界近將軍莫
恨漢庭遙人在下方衝月上鶴從高處破煙飛看處
便須終日住筭來寧得此身閒四時最好是三月一
去不回惟少年空庭日午獨眠覺旅夢天涯相見回
惟對松篁聽刻漏更無塵土翳虛空為客正當無鴈
處故園誰道有書來皆言洞裏千株好未勝庭前一
樹幽雨裏共尋幽澗菊樽前俱是故鄉人四海共誰
言近事九原從此負初心錦字莫辭連夜織塞鴻常

是到春歸細草擁壇行不得落花沈澗水流香 或
於一樣側却中又每每有作拗一句法者如只言啼
鳥堪求侶無那春風欲送行朝瞻雙頂青冥上夜宿
諸天色界中逋客未能忘逸興辟書翻遣脫荷衣江
客不堪頻北望塞鴻何事又南飛不見山中人半載
依然松下屋三間已脫素衣參幕客却為精舍讀書
人客舍莫辭先買酒相門曾忝並登龍巧囀豈能無
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浮世本來多聚散紅蕖何事

亦離披一名我漫居先甲千騎君翻在上頭遙知楊
柳是門處似隔芙蓉無路通仙籍不知名姓有世情
真見往來疎晨雞未暇鳴山底早日先來照屋東近
來雅道相親少惟仰吾師獨得深雖蒙靜置疎籠晚
不似閒眠折葦秋雖愁野岼花房凍還得山家藥笋
肥蘭亭舊址雖曾見柯笛遺音已不傳振錫纔聞三
徑草登船又掛一帆風新斲松蘿還不住愛尋雲水
擬何之皆是於題外故作一拗以自攄其胸前離奇

屈曲之氣此又非側却一例之所得同也 又見其
於側却之中另有陪一句之法如鴻鴈不堪愁裏聽
雲山況是客中過天上河從關下過江南花向殿前
生甲子不知風御日朝昏惟見雨來時門臨蒼莽經
年閉身逐嫖姚何日歸漫有長書憂漢室空傳哀些
弔沅湘暗寫五經叔部帙初年七歲著衫衣門依高
柳空飛錫身逐閒雲不在家身外盡歸天竺偈腰間
未解會稽章眼穿常訝雙魚斷耳熱何辭數爵頻祇

令文字傳青簡不使功名上景鐘登第早年同座主
相思今日異州人花枝滿院空啼鳥塵榻無人憶卧
龍半岼泥沙孤鶴立三堂風雨四門開寺寺院中無
竹樹家家壁上有弓刀碧落有情還悵望瑤臺無路
可追尋拂曙紫霞生石壁何年絳節下層城金管曲
長人盡醉玉簪恩重獨生愁愁裏又聞清笛怨望中
不見白衣來去鴈遠衝雲夢澤離人獨上洞庭船蝴
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青雲滿眼不干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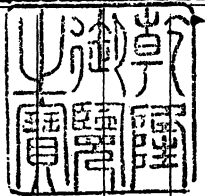
白髮蓋頭惟著書月明南浦夢初斷花落洞庭人未
歸一瓶一鉢垂垂老千水千山得得來皆是明明走
出題外先陪一句然後只以一句便完正題也

納納眈眈

蜀中詩話曰薛濤所作江月樓詩秋風髣髴吳江冷鷗
鷺參差夕陽影垂虹納納卧譙門雉堞眈眈俯漁艇陽
安小兒拍手笑使君幻出江南景

吳旦生曰曹能始謂江南抄本與蜀本之外搜閱而

得此詩余觀垂虹二句風物流利卽疊字亦不虛下
納納用裴遜之詩納納江海深杜子美詩納納乾坤
大而眈眈從睥睨生來左傳守睥者皆哭杜預注云
睥者城上之睥睨逸雅云城上垣曰睥睨言於其孔
中睥睨非常也亦曰女牆言其卑小比之於城若女
子之於丈夫也字學集要云蓋女牆開箭眼以窺望
城下因名睥睨正異作埤垼史記魏其傳作辟倪三
蒼作驛說文作俾倪韻會作埤垼正韻作睥睨



歷代詩話卷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歷代詩話卷五十二

詳校官侍讀學士_臣蔭循焜

侍讀_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繆琪

校對官檢討_臣饒慶捷

謄錄監生_臣丁榆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詩話卷五十二

歸安吳景旭撰

庚集下之上

唐詩

行馬

韻語陽秋曰李商隱九日詩曾共山翁把酒時霜天白菊遶階墀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尊前有所思不學漢

臣裁首肯空教楚客咏江離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
因得再窺蓋令狐楚與商隱素厚楚卒子綯位致通顯
畧不收顧故商隱怨而有作然實商隱自取之也且商
隱妻父王茂元與所依鄭亞皆李德裕黨也商隱與二
人暱甚故綯以爲忘家恩放利偷合者是綯惡其異已
也後綯當國商隱亦歸窮自解綯雖與一太學博士然
商隱亦厚顏矣

吳旦生曰商隱依楚以牋奏受知其子綯疎之九日

商隱造其廳事題此詩綯見之慚恨局鎖此廳終身
不處東坡九日詩聞道郎君閉東閣且容老子上南
樓又云南屏老宿閒相過東閣郎君懶重尋皆用其
語也漁隱叢話云綯父名楚商隱又受知於楚詩中
有楚客之語題於廳事更不避其家諱何耶

名義考云本以禁馬曰行馬者反言之也演繁露云
晉魏以後官至貴品其門得施行馬行馬者一木橫
中兩木互穿以成四角施之於門以爲約禁今官府

前義

讀作音

子是也墅談云今制不論崇卑衙門前皆

施之呼爲鹿角義子

三餘贅筆云鹿性警羣居則環其角圓圍如陣以防人物之害

軍中寨柵埋樹木外向名鹿角

余按周禮掌舍設柵

音互

再重注柵

柵謂行馬鄭玄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外內列漢

官儀光祿大夫門外特施行馬以旌別之魏文帝拜

楊彪光祿大夫令門施行馬晉孝武置檢校御史知

行馬外事陳後主時蕭摩訶以功授侍中詔摩訶開

閣門施行馬鮑防詩柴門豈斷施行馬

蒼鵲

李義山嬌兒詩忽復學參軍按聲喚蒼鵲

吳旦生曰吳史徐知訓怙威驕淫調謔王無敬長之
心嘗登樓狎戲荷衣木簡自號參軍令王髻髻鵲衣
爲蒼頭以從五代史吳世家云知訓爲參軍隆演鵲
衣髻髻爲蒼鵲知訓嘗使酒罵坐語侵隆演隆演愧
恥涕泣而知訓愈辱之輟耕錄云唐有傳奇宋有戲
曲唱諢詞說金有院本雜劇其實一也元朝院本雜

劇始釐而二之院本則五人一曰副淨古謂之參軍
一曰副末古謂之蒼鶻鶻能擊禽鳥末可打副淨故
云一曰引戲一曰末泥一曰孤裝又謂之五花爨弄
或曰宋徽宗見蠻國人來朝衣裝鞋履巾
裹傳粉墨舉動如此使優人效之以為戲然則義山
詩蓋指嬌兒之戲弄也薛能吳姬詩此日楊花初似
雪女兒絲管弄參軍正同此意

古今說海云肅宗宴于宮中女優有弄假官戲其綠
衣兼簡者謂之參軍樁此番將阿布思伏誅其妻配

掖庭爲假官之長所謂樁也然余按樂府雜錄戲弄
參軍始自漢館陶令石耽有贓犯和帝惜其才免罪
每宴令衣白夾衫命優伶戲弄辱之經年乃放後爲
參軍則是漢時已然非始於唐也如五代王宗侃受
維州參軍宋景德中張景斤爲房州參軍皆以職名
乃俳優所弄以是爲恨蓋亦有由矣

錦瑟

絳素雜記曰山谷讀義山錦瑟詩殊不曉其意後以問

東坡東坡云此出古今樂志錦瑟之爲器也其絃五十其柱如之其聲也適怨清和按李詩莊生曉夢迷蝴蝶適也望帝春心托杜鵑怨也滄海月明珠有淚清也藍田日暖玉生煙和也

吳旦生曰許彥周詩話錦瑟之聲適怨清和昔令狐楚侍人能彈此四曲詩中四句狀此四曲也聞見後錄莊生望帝皆瑟中古曲名劉貢父詩話錦瑟是令狐楚家青衣名也審爾則義山真浪子矣東坡分釋

四字詩意分明遂爲定論王弼州云不解則涉無謂
既解則意味都盡余以此詩有不容不解者故元遺
山詩望帝春心托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詩家總愛
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蓋謂此也

按世本云伏羲造瑟五十絃正史又言絙桑爲三十
六絃琴瑟中論云朱襄氏使士達製五絃之瑟呂氏
春秋云瞽瞍作十五絃之瑟命之曰大章舜益之八
絃以爲二十三絃漢書泰帝命素女鼓瑟帝悲不止

故破五十絃爲二十五絃史記漢武帝因公孫卿言

召歌兒作二十五絃隋志二十七絃蓋五絃十五絃

小瑟也二十五絃中瑟也五十絃大瑟也

同話錄云秦人鼓瑟

兄弟爭之破二十五絃而爲二箏之名自此始今之制十三絃而古制亦有十二絃者謂之秦箏世俗有樂器而小用七絃名軋箏

三素雲

李義山送宮人入道詩九枝燈外朝金殿三素雲中侍

玉樓

吳旦生曰雲洞真經立春日清早北望有紫綠白雲
爲三元君三素飛雲乘八輿之輪上詣天帝天子候
見再拜自陳某乞願侍輪轂三見元君之輦者白日
昇天唐試進士以立春日望三素雲爲題出此故蘇
子容作皇太妃閣春貼子云萬年枝上看春色三素
雲中望玉晨許沖元作皇帝閣春貼子云三素雲飛
依北極九農星正見南方倪雲林詩數腴三素雲照
耀青蓮臺

翻案

藝苑雌黃曰文人用故事有直用其事者有反其意而用之者李義山詩可憐半夜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雖說賈誼然反其意而用之矣林和靖詩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雖說相如亦反其意而用之

吳旦生曰杜少陵詩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為正冠蓋孟嘉以落帽爲勝而杜反欲正冠也王荊公詩茅簷相對坐終日一鳥不鳴山更幽蓋王文海有

云鳥鳴山更幽而王亦反之也然此猶反前事與舊語耳至於自家語有時異用者如韋蘇州詩心同野鶴與塵遠詩似冰壺徹底清又送人詩冰壺見底未爲清少年如玉有詩名黃常明云此可爲用事之法蓋不拘故常也

冰

李義山詩碧玉冰寒漿

吳旦生曰水凝曰冰作平聲所以寒物曰冰作去聲

包佶詩春飛雪粉如毫潤曉漱瓊膏冰齒寒又玳瑁
明珠閣琉璃冰酒缸皆作去呼容齋隨筆云唐人謂
祠部曰冰廳冰音柄因話錄云言其清且冷也歐陽
詩獨宿冰廳夢帝闕

蝶粉蠶黃

李義山詩何處拂曾資蝶粉幾時塗額藉蠶黃

吳旦生曰野客叢書引滿江紅詞云蝶粉蜂黃都褪
却注蝶粉蜂黃唐人宮粧觀義山詩知詞注爲不妥

也鶴林玉露載道藏經云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
詞云蝶粉蜂黃渾退了正用此也說者以爲宮粧且
以退爲褪悞矣

田子藝云蜂之末岐者牝也末銳者
牡也蝶之翅文者牝也翅純者牡也

荳蔻

張好好年十三杜牧以善歌置樂籍中吟一絕云娉婷
婀娜十三餘荳蔻梢頭二月初春風十里揚州過捲上
珠簾總不如劉孟熙引本草云荳蔻花未大開者謂之
含胎花言年尚少而娠身也楊升菴謂其所引本草是

言少而娠非也牧之本咏娼女言其美而且少未經事人如荳蔻花之未開耳

吳旦生曰嵇含南方草木狀云荳蔻花其苗如蘆其葉似薑其花作穗嫩葉卷之而生花微紅穗頭深色葉漸舒花漸出本草亦云荳蔻花作穗嫩葉卷之而生初如芙蓉穗頭深紅色葉漸展花漸出而色微澹亦有黃白色似山薑花花生葉間南人取其未大開者謂之含胎花言尚小如妊身也然則本草亦狀其

花之吐而尚含蘊於葉間有如人之娠耳孟熙正引
此意非直謂少女之娠也升菴悞會少而娠之語添
出求嗣一案可笑

又別引十三餘爲
十三樓更無謂

楊廉夫艷詞云

從今不帶宜男草豈蕊含胎恐太井總是戲言耳

黃山谷廣陵早春用其意作詩云春風十里珠簾捲
髣髴三生杜牧之紅藥梢頭初繭栗揚州風物鬢成
絲按禮記王祭之牛繭栗漢書天地牲角繭栗顏師
古注牛角之形或如繭或如栗言其小山谷借用以

言花苞之小末句謂風物如此惜其身之老也則知
豈寇舍胎紅藥繭栗同出一意高續古紅藥詞云紅
翻繭栗梢頭偏姜堯章芍藥詞云繭栗梢頭弄張伯
雨詩微雨催開繭栗花吳文可詩藥欄繭栗怯春寒
猶是用山谷語耳如張思廉詩胡姬年十五芍藥正
含葩直脫換牧之山谷間矣

二喬

許彥周詩話曰杜牧之作赤壁詩折戟沈沙鐵未消自

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意
謂赤壁不能縱火即為曹公奪二喬置之銅雀臺上也
孫氏霸業繫此一戰社稷存亡生靈塗炭都不問只恐
捉了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

吳旦生曰深雪偶談謂牧之以滑稽弄辭彥周雌黃
之豈非與癡人言不應及於夢也禹錫題蜀主廟云
淒涼蜀故妓歌舞魏宮前亦是此意惟增淒感却不
主於滑稽耳牧之詩如四皓廟云南軍不袒左邊袖

四皓安劉是滅劉如烏江亭云勝敗兵家未可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則東風春深數字較為含蓄深窈矣余以牧之數詩俱用翻案法跌入一層正意益醒謝疊山所謂死中求活也漁隱叢話云牧之題咏好異於人如赤壁四皓皆反說其事至題烏江則好異而叛於理項氏以八千渡江無一還者誰肯復附之其不能卷土重來決矣嗚呼此豈深於詩者哉

承露囊

嬾真子曰杜牧之華萼樓詩千秋佳節名空在承露絲
囊世已無漢以金盤承露而唐以絲囊絲囊可以承乎
此不可解

吳旦生曰述征記八月一日作五明囊盛取百草頭
露洗眼令眼明也續齊諧記云弘農鄧紹嘗以八月
旦入華山採藥見一童子執五綵囊承栢葉上露皆
如珠滿囊紹問用此何爲荅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目

言終便失所在荆楚歲時至八月十四日以錦綵爲
眼明囊遞相餉遺余因考隋唐佳話云源乾曜張說
以八月初五日明皇生辰請爲千秋節百姓祭皆就
此日名爲賽白帝羣臣上萬歲壽王公戚里進金鏡
綬帶士庶結絲承露囊更相問遺則牧之詩蓋紀實
也楊仲弘早朝詩絲囊已進千秋錄黼座還稱萬壽
杯用此

唐實錄云天寶七載百官蕭照
等請改千秋節爲天長節從之

張說上大衍歷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

光照室之夜獻之宋璟請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云
月維仲秋日在端午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

西子

西溪叢語曰吳越春秋吳亡西子被殺杜牧之詩西子
下姑蘇一舸逐鴟夷東坡詞五湖聞道扁舟歸去仍攜
西子予問王性之性之云西子自下姑蘇一舸自逐范
蠡遂為兩義不可云范蠡將西子去也嘗疑之別無所
據因觀景龍文館記宋之問浣紗篇云越女顏如花越

王聞浣紗國微不自寵獻作吳宮娃山藪半潛匿苧蘿
更蒙遮一行霸勾踐再笑傾夫差艷色奪常人效顰亦
相誇一朝還舊都靚粧尋若耶鳥驚入松蘿魚畏沈荷
花始覺冶容妄方悟羣心邪此詩云復還會稽又與前
不同當更詳考

吳旦生曰楊升菴引墨子云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
之沈其美也又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
于江令隨鴟夷以終謂子胥死盛以鴟夷今沈西施

于江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陳晦伯引吳地
記云嘉興縣一百里有女兒亭勾踐令蠡獻西施路
與潛通三年始達吳遂生子至此亭其子一歲能言
因名語兒亭越絕書云西施亡吳國後復歸范蠡因
泛五湖而去王弼州謂亭在嘉興縣南一百里為吳
地蠡為越成大事豈肯作此無賴事未有奉使進女
三年於數百里而不露露而越王不怒蠡吳王不怒
越者也胡元瑞謂太史傳蠡三遷皆致千金又云長

子偕吾力田起家則非在越服官日所產明甚亡吳
之後成名畏禍而載麗冶以適他邦固其計所必出
也諸說紛紛自余斷之蠡沈驚善決策必不潛通於
未獻之前而或載泛於既亡之後此與三致千金總
不可於聲色貨利中位之也何必硬証沈江

東坡詩他年一舸鴟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蓋用牧
之語也按寰宇記云施其姓也是時有東施家西施
家故山谷詩取笑如東施聖俞詩曲眉不想西家樣

則是所居在西故稱西施非姓也然既姓西有何新
舊恐是舊住西或傳寫之譌以住字作姓字

罷亞

杜牧之詩罷亞百頃稻西風吹半紅

吳旦生曰詞林海錯罷亞稻多貌一作穠稬又作秬
稬字學集要謂皆稻名蘇軾寄吳德仁詩門前罷亞
十頃田清溪遶屋花連天毛滂禱雨詩百里飽看紅
穠稬一杯輕愧黑蜿蜒袁世弼百尺山詩瓊田收秬

經玉溜注琅玕

幸驪山

遜齋閒覽曰杜牧華清宮詩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
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據唐紀
明皇以十月幸驪山至春即還宮未嘗六月在驪山也
然荔枝盛暑方熟詞意雖美而失事實

吳旦生曰東城老父傳云玄宗元會與清明節率皆
在驪山每至是日萬樂具舉六宮畢從則其幸驪山

不止十月也長恨傳云天寶十年避暑驪山宮太真
外傳云妃子生於蜀嗜荔枝南海荔枝勝於蜀者每
歲馳驛以進然方暑熱而熟經宿則無味後人不能
知也又云天寶十四載六月一日上幸華清宮乃貴
妃生日於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因
以曲名荔枝香則其幸驪山正在荔枝熟時也遯齋
未及考耳

如王建華清宮詩二月中旬已進瓜注云唐置溫湯

監監丞種瓜蔬隨時供奉瓜夏熟者二月而進瓜蓋
譏明皇違時及物求口體奇巧之奉以悅婦人觀此
則臨事而嗟先時而諷皆詩人微旨安可以故常論
也

息夫人

珊瑚鈎詩話曰杜牧之息夫人詩細腰宮裏露桃新脉
脉無言幾度春至竟

希道錄云至竟畢竟也後漢樊英傳朝廷若侍神明至竟無他異

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與所謂莫以今朝寵能

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語意遠矣蓋學有淺深識有高下故形於言者不同也

吳旦生曰楚伐息破之執其君將妻其夫人楚王出遊夫人道出見息君以死自誓遂自殺舊詩云金爐香絕玉樓空寂寞桃花委地紅按地志載漢陽有桃花夫人廟即息夫人也許彥周謂牧之詩為二十八字史論張表臣拈出學識更勝

本事詩云寧王宅左有賣餅者妻王一見屬目厚遺

其夫取之環歲問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王召餅師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若不勝情時座客十餘人無不悽異王命賦詩王維詩先成有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之句按左傳楚子以息媯歸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其又奚言故國秀集載維詩作息媯怨河獄英靈集作息夫人怨

二十四橋

杜牧之詩二十四橋風月夜

吳旦生曰揚州之盛唐世艷稱故張祜詩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徐凝詩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明月在揚州舊稱牧之詩好用數目如二十四

橋之類是也按筆談紀二十四橋云最西濁河茶園

橋次東大明橋

今大明寺前

入西水門有九曲橋

今建隆寺前

次當正當帥牙南門有下馬橋又東作坊橋橋東河

轉向南有洗馬橋次南橋

見在今州城北門外

又南阿師橋周

家橋

今北處爲城北門

小市橋

今存

廣濟橋

今存

新橋開明橋

今存

顧家橋通明橋

今存

太平橋利國橋出南水門有萬歲

橋

今存

青園橋自驛橋北河流東出有參佐橋

今開元寺前

次東水門

今有新橋非古蹟也

東出有山光橋

見在今山光寺前

又自

衙門下馬橋直南有北三橋中三橋南三橋號九橋

不通船不在二十四橋之數皆在今州城西門外

侯鯖錄云歐公自揚州移汝州作西湖詩曰都將二

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秋後東坡自汝移揚作詩

曰二十四橋亦何有換此十頃玻璃風用歐公詩也

郵亭

杜牧之籌筆驛詩郵亭自世換白日事長垂

吳旦生曰籌筆驛在利州諸葛孔明籌畫于此故名
殷潛之詩園觚當入畫前著此操持李義山詩徒令
上將揮神筆終見降王走傳車羅隱詩拋擲南陽為
主憂北征東討盡良籌

說文郵境上行書舍從邑垂垂邊也徐云郵之言過
使所過也廣雅郵驛也置亦驛也廣韻馬傳曰置步

傳曰郵風俗通云漢改郵為置置者度其遠近之間置之也漢文帝詔餘皆給傳置師古注置者置傳驛之所因名置也田橫至尸鄉廐置臣瓚注謂置馬以傳驛者李陵因騎置以聞師古注騎置謂驛騎也

三尸

許渾詩夜寒初共守庚申

吳旦生曰中山玉櫃經云人身並有三尸九蟲常以庚申日夜上告天帝記人罪過絕人生籍欲令速死

魂昇于蒼天魄入于黃泉惟有蟲尸獨在地上遊走
曰鬼或四時八節三牲祭祀不精輒與人作禍害伐
人性命上尸名彭倨好寶物中尸名彭質好五味下
尸名彭矯好色慾此三尸狀如小兒或似馬形狀皆
有鬚髮毛長三四寸人既死遂出作鬼耳如人生時
形象衣服長短親人見之謂是亡人還家實非亡人
靈也上清無始錄云每至庚申日夕不眠以守之令
不得訴天帝罪滿五百條其人必死三守庚申三尸

振扶七守庚申三尸長絕太玄鑊湯煮而死矣爾乃精神安定五臟恬和不復騷擾

柳子厚有罵尸蟲文吳淵穎有三彭傳李頌王母歌云若能鍊魄去三尸後當見我天皇所溫庭筠詩風捲蓬根屯戊巳月移松影守庚申陸放翁詩積雨恐侵春甲子昏燈懶守夜庚申近董思白詩谷名子午真盈一坐守庚申不但三芝田錄云朝士夜集終南太乙觀拉醫師同守庚申醫云不守庚申亦不疑此

心良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汝三彭說是非

楸

說文楸梓屬也箋云松楸墓木也時至秋多悲傷故从
秋謂楸為梓屬可謂即梓不可唐詩松楸遠近千官冢
禾黍高低六代宮

吳旦生曰此許渾金陵懷古之領聯也若如箋云則
楸幾與白楊同蕭蕭愁殺矣然觀韻語陽秋云楸花
色香俱佳又風韻絕俗而名不編於花譜何哉老杜

卷五十二
云要把楸花媚遠天言其色也又曰楸樹馨香倚釣磯言其香也梅聖俞楸花詩云圖出帝宮樹聳向白玉墀高艷不近俗直許天人窺言其韻也埤雅云楸美木也故曰山居千章之楸其人與千戶侯等述異記云越人多橘柚園歲出橘稅謂之橙橘戶中山又有楸戶此蓋名高楸籍矣豈特墓木堪悲而已哉

董子曰木名三時草命一歲若椿从春楸从秋榎从夏所謂木名三時芋从子黃从寅茆从卯茜从酉茆

从亥芋从丁茂从戊芭从巳莘从辛葵从癸命以一
歲支干故曰革命一歲也

罨畫

許渾咏紫藤詩家住江南罨畫溪楊升菴謂當用醺字
若罨乃魚網非其訓也張泌詩罨岬春濤打船尾謂魚
尾遮岬也此最得其義然左思蜀都賦罨翡翠釣鯢魴
其來古已

吳旦生曰說文罨罕也於業切箋云奄取禽獸故从

奄奄掩省也升菴又謂吳興有菴畫溪皆借菴字此
字多為借義所專余寓此溪久喜其古藤老樹夾岸
交羅非借一菴字不能盡此溪之勝鄭谷詩顧渚山
邊郡溪將菴畫通劉濤詩欲識人間真菴畫朱藤倒
影入青溪張西農詩風吹未歸去菴畫小溪平張伯
雨客義興王氏詩路入秋陰菴畫間迺易之送吳舟
之湖州詩烏程美酒臨池酌菴畫青山拄笏看

按菴畫今之生色也張祜詩紅菴畫衫纏腕出楊汝

士詩罨畫羅裙任嫂裁此其義也若作醺字反索然
矣曾見楊廉夫苕山水歌云既到車山口還過醺水
濱又漫興云醺畫溪頭翠水家升菴或據此爲說耶
漫興七首有云環沈溪頭買酒去高堂寺裏看碑來
長城女兒雙結了陳皇宅前第一家乃廉夫至雒城
作然蜀都賦八方菴藹王充論衡桃李梅杏菴丘蔽
野正同罨畫之義金人劉致君詩罨畫溪山半是梅
乃用論衡語意

陵陽

許渾雪溪詩誰堪從此去雲樹滿陵陽

吳旦生曰烏程北二十一里為西陵山吳太子孫和葬此子皓繼統追尊文皇帝陵曰明以其在西故名西陵而吳興郡城在其南故以陵陽名之許詩指此又李涉在維揚見吳興劉全白之愛姬宋態作詩云陵陽夜宴使君筵解語花枝在眼前牟巖寓居城南因名其詩為陵陽集皆謂此也

玉條脫

溫庭筠傷李處士詩辜負南華第一篇

唐詩鼓吹
作第二篇

吳旦生曰此條所載不同南部新書云大中好文嘗

賦詩有金步搖未能對溫岐卿

孫光憲云溫庭雲字
飛卿或作筠字舊名

岐沈徽云溫曾於江淮
為親表櫓機由是改名

以玉條脫應之宣宗令以甲

科處之為令狐綯所沮除方城尉綯曾問其事於岐

岐曰出南華真經非僻書也冀相公變理之暇時宜

覽古綯怒甚後岐有詩曰悔讀南華第二篇北夢瑣

言云曾以故事訪於溫岐對以事出南華綯怒乃奏

岐有才無行不宜與第所以岐詩曰因知此恨人多
積悔讀南華第二篇野客叢書云真誥玉條脫事正
在第一篇中謂華陽第一篇可也豈南華第二篇耶
考溫集有題李羽詩曰終知此恨銷難盡孤負華陽
第一篇無悔讀南華第二篇之句盧氏雜記云唐文
宗博覽羣書一日問宰臣古詩云輕衫襯跳脫跳脫
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即今之腕釧也真誥言安妃
有斷粟金跳脫是臂飾余竊有疑焉一云曾問其事

一云曾以故事訪或者別事非明指條脫耶屬對是
宣宗問古詩是文宗豈判然兩朝事耶南華則無華
陽則有洵矣而載南華者云因知此恨載華陽者亦
云終知此恨詩辭髣髴非抄紀之譌耶

宛委餘編云真誥萼綠華贈羊權金玉條脫各一枚
周處風土記作條達仲夏造百索繫臂又有條達等
組織雜物相贈遺繁欽定情篇又作跳脫云何以致
契濶繞腕雙跳脫蓋一物而三名傳寫之悞也批言

云條脫即跳脫韻書跳田聊切與條同音

李義山詩羊權雖得金條脫溫嶠終虛玉鏡臺余於
元音補遺見宋本大都雜詩有云朱門細婢金條脫
紫禁材官玉鹿盧其工麗不減溫李

額黃

溫庭筠詩額黃無限夕陽山

吳旦生曰言額上粧黃如殘陽斜抹於山西也極善
形容昔稱文君眉色如望遠山亦此意近陳卧子蘭

陵晚眺詩童山不待夕陽黃又於說黃處具有脫換之法

按漢宮粧有額上塗黃謂之鴉黃王荊公所謂漢宮嬌額半塗黃也楊升菴引陳去非臘梅詩智瓊額黃且勿誇眼明見此風前葩智瓊晉代魚山神女也黃粧實自智瓊始則升菴未審其漢宮已有之耶然觀庾信詩眉心濃黛直點額角輕黃細安而後周天元帝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宮人皆黃眉墨粧

盧照隣纖纖初月上鴉黃則黃粧或塗額角或施眉
上也又觀漢日給宮人螺子黛故云眉黛曹子建七
啓玄眉弛兮鉛華落而後周墨粧即黛今婦人以杉
木炭研末抹即其制也則黑粧或以飾眉或以點額
也

二十雙

溫庭筠詩招客先開二十雙

吳旦生曰唐書南詔傳官給田四十雙謂是二百畝

則以五畝為一雙也然觀輟耕錄謂近讀雲南雜志
曰蠻有田皆種稻其佃作三人使二牛前牽中壓而
後驅之犁一日為一雙以二乏為已二已為角四角
為雙約有中原四畝地則又以四畝為一雙矣

相思子

胡元瑞曰今骰子製甚小大者不過三數分無至寸者
而唐人骰子凡四點當加緋者或箴相思子其中溫庭
筠詩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相思子即今

紅豆并四枚簇一面則唐時骰子將近方寸矣

吳旦生曰此庭筠與裴誠所爲新添聲楊柳枝詞也
王摩詰詩紅豆生南國秋來發幾枝贈君多采擷此
物最相思爲梨園所唱李龜年奔放江潭曾於採訪
使筵上唱之是也徐興公云嶺南閩中有相思木歲
久紅子色紅如大豆故名相思子每一樹結子數斛
非即紅豆也溫飛卿詩樹名從此號相思注云相思
樹其理邪交故名蓋此木也

程大昌博蒲經云蔡澤說范雎曰博者或欲大投班固奕指曰博懸於投不必在行投者擲也桓元曰劉毅博蒲一擲百萬皆以投擲為名也古惟斲木為子一具凡五子故名五木後世轉而用石用玉用象用骨故列子之謂投瓊律文之謂出玖瓊與玖皆玉名蓋借美名以命之未必真用玉也繁欽威儀箴曰其有退食偃息閒居操櫪弄棊文局博蒲言不及義勝負是圖注櫪瞿營反博子也櫪之讀與瓊同其字仍

从木知其初制本以木為質也唐則鏤骨為竅朱墨
雜塗數以為采亦有出意為巧者取相思紅子納置
竅中此二者即今名骰子其體制全與木異矣方其
用木也五子之形兩頭尖銳中間平廣狀似今之杏
仁尖銳可轉躍平廣可鏤采凡一子為兩面其一面
塗黑黑之上畫牛犢一面塗白白之上畫雉凡投子
者五皆現黑則名盧盧者黑也此為最高之采按木
而擲往往叱喝故名呼盧也其次四黑一白則其采

名雉比盧降一等矣自此而降白黑相雜每每不同
故或名爲梟即鄧艾言六博得梟者勝也至於骰子
之制裁去五木兩頭尖銳而蹙長爲方既有六面又
著六數不比五木但有白黑兩面矣

李君實云骰色乃南宋冢宰朱

河所造俗訛爲朱窩

流落

詩話類編曰溫庭筠才思艷麗工於小賦李義山嘗謂
曰近得一聯句云遠比召公三十六年宰輔未得偶句

溫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又藥名有白頭
翁溫以蒼耳子爲對他皆類此宣宗好微行遇於逆旅
溫不識龍顏傲然詰之曰公非長史司馬之流帝曰非
也又曰得非六參簿尉之類帝曰非也謫爲方城尉竟
流落而死杜棕自西川除淮海庭筠詣韋曲杜氏林亭
留詩云卓氏壚前金線柳隋家堤畔錦帆風貪爲兩地
行霖雨不見池蓮照水紅祁公聞之遺絹千疋

吳旦生曰唐書載庭筠才思神速多爲人作文大中

末試有司廉視尤謹庭筠私占授者已八人執政鄙
之授方城尉詩話又云迺宣宗被謫大抵凌物府怨
文士結習亦無足怪然未有流落之慘如庭筠之困
身以及其後者舊傳其子憲於僖昭時就試有司值
鄭延昌掌邦貢以其父傲毀朝士抑而不錄遂題一
絕於崇慶寺壁云十口溝隍待一身半年千里絕音
塵鬢毛如雪心如死猶作長安下第人後鄭公登相
因國忌行香見之暮歸召知舉趙崇謂曰某主文衡

以溫憲庭筠之子深嫉之今見一絕令人惻然幸勿遺也於是成名使非鄭公之末悔不終流落長安哉又憲為李巨川草薦表盛述先人之屈云蛾眉先妬明妃為去國之人猿臂自傷李廣乃不侯之將人多憐之

疑病

全唐詩話曰雍陶為簡州牧投贄者稀得見馮道明下第請謁云與員外故舊聞者引進陶辭曰與公昧平生

何云相識道明曰誦員外之詩仰員外之德詩集中日
得相見何隔平生也遂吟曰立當青草人先見行傍白
蓮魚未知又曰江聲秋入寺雨氣夜侵樓又曰閉門客
到常疑病滿院花開不似貧陶聞吟欣狎待道明如曩
昔之友

吳旦生曰雲溪友議載此條作閉門賓到常推病余
以推者在此事便實情便減疑者在彼事便虛情便
溢一字之易相去尋丈蓋從主却客不若客自入而

意度之也盧象詩主人非病常高卧亦此意也又陶
有哀蜀人為南詔所俘詩云漸到蠻城誰敢近一時
收淚羨猿啼楊升菴云畏死吞聲而不敢哭所以羨
猿聲之啼一羨字妙或改作聽非知詩者

白蓮牡丹

漁隱叢話曰陸龜蒙咏白蓮詩無情有恨何人見月冷
風清欲墮時若移作白牡丹詩較更親切陳輔之詩話
曰唐人牡丹詩紅開西子粧樓曉翠揭麻姑水殿春若

改春作秋全是蓮花詩

吳旦生曰魯望白蓮二句無論體物之工即月冷風清是何氣韻斷不屬三春物候東坡解人且道決非紅蓮詩也唐人牡丹二句若以紅樓近於粉房翠殿近於伎蓋此又東坡所誚作詩必此詩矣判斷兩家不若各給原主二公且莫硬扯

楊升菴謂魯望為白蓮傳神然此詩祖李長吉咏竹詩無情有恨何人見露壓煙籠千萬枝余觀范石湖

嶺梅詩花不能言客無語日暮清愁相對生又似脫
胎魯望而韻格並絕

漁隱謂胡武平白牡丹詩壁堂月冷難成寐翠幄風

多不奈寒勝於裴璘所咏長安豪貴惜春殘爭賞新

開紫牡丹別有玉杯承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

何燕泉云

神仙吳猛傳猛登廬山見一叟坐樹下以玉杯承甘露授猛此語不徒然也

余以胡句固

佳即裴絕亦因看花三月奔走慈恩特發此咏故文

宗一加諷念而此詩夕滿六宮矣總之詩家或感時

事或體物情各有興觸不向死句較工拙也輔之又
謂和靖梅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近
似野薔薇蓋以此咏桃李尚不可況野薔薇耶何處
着此想不禁掩口胡盧

王微

笠澤叢書載自遣詩云月澹花間夜已深宋家微詠有
遺音重思萬古無人賞露濕清香獨滿襟

吳旦生曰按王微字景玄南宋人所著有詠賦是宜

云宋王微詠賦也廣文選悞王為玉題作微詠賦下
書宋玉之名楊升菴駁之而陳晦伯作正楊以為王
微本傳不云有詠賦之作豈別有見耶余因考宋書
南史俱云微少好學無不通覽善屬文能書畫兼解
音律醫方陰陽術數為文古甚所著文集傳於世選
注所稱亦如此而皆不及詠賦然史傳中載賦如司
馬長卿者亦不槩見何得援以為辭若陸魯望篤學
精思而亦云宋家微詠直悞信文選補遺與廣文選

等書耳

郝

黃伯思法帖刊誤曰晉郝鑒其姓讀如絺繡之絺世人以俗書郝字作郝因讀為卻詵之卻非也卻詵乃春秋大夫卻穀之後郝鑒乃漢御史大夫郝慮之後姓源既異音讀迥殊後世因俗書相亂郝郝二姓遂不復辨陸魯望博古矣其詩有云一段清香染郝郎亦悞讀也

吳旦生曰太傅別傳云郝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

御史大夫郝慮後也世說云郝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云王家見汝輩來平平爾晉諺云後來出人郝嘉賓續晉陽秋云盛德日新郝嘉賓按諸書俱作郝字而王右軍為太傅選壻其帖反以郝為郝則又何也攷萬姓統譜郝在平聲四支韻卻在入聲十一陌韻然於郝姓下注云山陽角音又望出濟南於卻姓下注云濟陰商音又望出山陽則似兩相系屬者而韻要云卻郝同姓也焦弱侯云春秋宣公九年晉卻缺

救鄭成公十七年晉殺卻錡卻犇卻至卻讀為却音
隙漢有却正晉有却超却鑒卻古却字

老杜贈鮮于京兆詩不得同鼎錯吁嗟後却詵直寫
卻作却字

越窰

雲麓漫抄曰青窰器皆云出自李王號祕色又曰出錢
王今處之龍溪出者色粉青越乃艾色唐陸龜蒙有進
越器詩云九天風露越窰開奪得千峰翠色來好向中

宵盛沆瀣共嵇中散鬪傳杯則知始於江南與錢王皆非也近臨安亦自燒之殊勝二處

吳旦生曰虞有陶器三代秦漢謂甓器其後有祕色
窑器言臣庶不得用也按周世宗姓柴氏時所造曰
柴窑天青色細紋宋汝州造者曰汝窑淡青色蟹爪
紋河北唐鄧耀州悉有之汝爲魁江南則處州龍泉
窑政和間京師自置窑燒造曰官窑色青帶粉紅有
蟹爪紋紫口鐵足中興渡江邵成章倣故京遺製置

窑於修內司名內窑他如烏泥窑餘杭窑繡窑皆不
逮官窑有章生一生二兄弟主龍泉之琉田窑生二
所陶青器純碎生一所陶者色澹哥乃勝故曰哥窑
鐵足紫口今羣隊者是元末新燒爾宣和政和間出
定州曰定窑色白外有淚痕者是真劃花者佳素與
繡花次之亦有紫定墨定東坡詩定州花瓷琢紅玉
蓋定蚤出後以定之白磁器有芒不堪用始命汝造

青窑器

凡窑器有茅蔑骨出者價輕蓋損曰茅路曰蔑無油
水曰骨市語也

祕色一作賁色韓中孚過朱龍圖平生愛一賁色酒
壺因宴出示之是也

白閣

陸魯望送浙東德師侍御西歸云詩懷白閣僧吟苦俸
買青田鶴價偏

吳旦生曰長安志終南有紫閣白閣二峰遊城南記

云紫閣在終南山寺之西楊巨源詩晴明紫閣最高
峯杜子美詩紫閣峯陰入漢陂又云故山迷白閣秋
水憶皇陂賈浪仙嘗嘆曰知子素心者惟終南白閣
隱者耳通志紫閣旭日射之爛然而紫白閣陰森積雪弗融
相鶴經云青田之鶴永嘉郡記云有沐溪野去青田
九里中有雙白鶴年年伏子長大便去惟餘父母一
雙在耳精白可愛多云神仙所養

翠碧

陸魯望翠碧詩紅襟翠翰兩參差徑拂煙華上細枝春
水漸生魚易得不辭風雨坐多時

吳旦生曰爾雅翠鵲也廣志翡色赤翠色紺張揖上
林賦注雄赤曰翡雌青曰翠其小者謂之翠碧唐韻
鵲音立水狗也注小鳥青似翠食魚一名魚師一名魚

虎崔德符通羊道中詩翠裘錦帽初相識魚虎彎環
掠岸飛元僧良琦作魚虎子圖詩翠羽畫殊絕窺魚
秋水深

紅蓮

陸魯望別墅懷歸詩近炊香稻識紅蓮

吳旦生曰中吳紀聞云紅蓮稻從古有之至今以此
為佳種後見楊廉夫宴於顧仲瑛浣花館主客聯句
仲瑛云白鬣魚乍封廉夫云紅蓮米新甬乃紀吳之
實也

煖簑

陸魯望詩妾思冷如簑時時望君煖

吳旦生曰章伯深稱魯望此句巧於用韻按笙中有
簧以火炙之樂家謂之煖笙蓋簧煖則字正而聲清
越周美成詞有簧煖笙清之語吳郡王平原郡王兩
家聲伎之盛只笙一部已是二十餘人自十月旦至
二月終日給焙笙炭五十斤用錦燠籠藉笙於上復
以四和香燠之

笙賦

反力結

生簞裁熟簧注云簧以熟銅為之黃山

谷詩傳粉未歸啼玉筋吹笙無伴澀銀簧

說文笙十三簧象鳳之身也

鳳尾諾

皮襲美以紫石硯寄魯望詩石墨一研為鳳尾寒泉半
勺是龍睛

吳旦生曰晉元帝批箋奏曰諾草書若字尾如鳳尾
也按唐六典太子令書畫諾

宋至道初改為準

陸魯望說云

東宮曰令諸王曰教其事行則曰諾猶天子肯臣下
之奏曰可也晉元批鳳尾諾時為琅邪王又南齊江

夏王鋒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即工帝以玉麒麟賜之則諸王亦畫諾矣後漢書云南陽宗資主畫諾梁江州刺史陳伯之目不識書得文牒辭訟惟作

大諾則郡守刺史亦畫諾矣

後不論崇卑衙門皆批曰準冠準當國凡批文

字去十作准
至今相仍

至正中王原吉詩書題鳳尾仙曹喜恩浹螭均學士
榮

郝天挺云龍睛硯沼也

綸巾

皮襲美詩白綸巾下髮如絲

吳旦生曰鄴中記石季龍以女騎千人為鹵簿著紫綸巾故陸魯望鄴宮詩曉日靚粧千騎女白櫻桃下紫綸巾按七修類藁云綸字世人皆知兩音一曰綸一曰關而不知其故蓋綸巾韻同而音近詩法所忌也故讀曰關韻會雖有兩收皆引釋於綸字之下而無一字及關字義且關字仍注龍春切則當為綸字

矣所以二收因韻書起於沈約若說文止於一收矣
楊升菴謂說文縹青絲綬也音關仲長統昌言身無
半通青縹之綬而竊三辰龍章之服爾雅縹似縹組
似組東海有之皆以草色似也縹鹿角菜組海中苔
今之燕窠菜也詩人白縹巾紫縹巾皆合用此字而
俗多用綸縹自縹綸自綸豈可混用也

畧見丙集
蕭賦中

石筍

梅澗詩話曰張祜酷好太湖石三吳太守多以贈之故

陸魯望以詩哭之曰一林石筍散豪家

吳旦生曰石筍句乃皮襲美所作按張祜性嗜石常
悉力致之後知南海間載羅浮石筍置于曲阿之宅
死未二十年而故姬遺孕凍餒不堪顏弘至作詩哀
之屬魯望和而魯望又邀襲美同作也魯望和詩云

聞道生平偏愛石至今猶泣洞庭人洞庭山在太湖

中丹陽曲阿屬焉祜所築室處

洞庭出湖石嵌空玲瓏凡園林疊石以此

為雅觀但取之甚難民多被其害吳融詩洞庭山下
湖波碧波中萬古生湖石鐵索千尋取得來奇形怪

狀誰
能識

鮓魚

皮襲美詩因逢二老如相問正滯江南為鮓魚

吳旦生曰廣韻鮓吾灰切魚名其狀似鮓集韻鮓吾
回切魚名鯢之小者隋大業中吳郡嘗獻海鮓魚乾
膾四缶遂以分賜達官

本草河豚味甘溫無毒補虛去濕氣理腰脚按本草
所載河豚乃今之鮓魚亦謂鮓魚江浙間謂之回魚

是也吳人所嗜河豚有毒本名侯彛魚本草注引日
華子云河豚有毒以蘆根椒欖等解之肝有大毒又
爲吹肚魚此乃是侯彛魚非本草所載河豚也引以
爲注大誤矣吹肚魚以其肚脹如吹也南人捕法截
流爲柵待羣魚大下之時小拔去柵使隨流而下自
相排蹙或觸柵則怒而腹鼓浮於水上人接取之

輟耕錄按類編魚部引博雅云鰐鰓

鰐鰓反

鰐鰓之鰐也背青

腹白觸物即怒其肝殺人正今人名爲河豚者也然

則豚當為鮐坦齋筆衡云楊廷秀與尤延之食河鮐
問尤河鮐原起何典尤因舉左太冲賦及劉淵材注
答之楊檢驗二處信然呼尤為書厨此載說郛中亦
作此鮐字

庫露真

皮日休詩襄陽作髹器中有庫露真

吳旦生曰露一作路按容齋四筆云新唐書地理志
襄州土貢漆器庫路真二品十乘花文五乘庫路真

者漆器名也然其義不可曉元豐九域志云真漆器
二十事是以于頔傳頔為襄陽節度襄有榘器天下
以為法至頔驕蹇故方帥不法者稱為襄樣節度舊
唐書職官志武德七年改秦王齊王下領三衛及庫
真驅啗真並為統軍疑是周隋間西邊方言也楊升
菴謂玲瓏空虛故曰庫露今諺呼書格曰庫露格是
也

偃曝談餘云庫露真是北酒名尚未的也

鶴俸

皮襲美新秋即事云酒坊吏到常先見鶴俸符來每探
支

吳旦生曰松陵倡和集注云吳都有鶴料案殊未詳
鶴俸之說曾彥和知滁州有次韻趙仲美西齋自遣
詩寧羨一囊供鶴料會看千里躍龍媒注云唐幕府
官俸謂之鶴料今歲敕頭所得止此仲美省試下故
云又宋宣獻有送黃秘丞倅蘇臺詩鶴料署文移鯨

場收賦筭此宣獻用襲美所云吳郡事也陸放翁詩
末路敢貪請鶴料微官久厭駕雞棲

榴酒夜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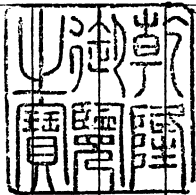
中吳紀聞曰夜航船惟浙西有之然其名舊矣古樂府
有夜航船之曲皮襲美答陸魯望詩明朝有物充君信

榴酒三瓶寄夜航

廣韻榴音式
徑反木名

吳旦生曰甯子野酒譜云榴酒江外酒名山海經榴
汁甘為酒齊民要術沈休文集皆有榴酒按輟耕錄

云凡篙師於城埠市鎮人煙湊集去處招聚客旅裝載夜行者謂之夜航船太平之時在處有之則不獨浙西有也



歷代詩話卷五十二